

日本外史

八

外史

二	三	六	二	二	和
二	三	六	二	二	書
册	架	函	號	類	門

庫	文	閣	內		
一		二			和
四		三			書
函		一			類
七		一			
架		八			
		號			

內閣文庫	
番號	和 23118
冊數	22 (8)
函號	140 116

史傳載紀

二十号

新

本



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

Kodak Gray Scale



© Kodak, 2007 TM: Kodak



淺草文庫

日本外史卷之八

足利氏正記

足利氏中

五月。義滿薨。義滿初叙從五位下。任左馬頭。累遷從一位左大臣。兼右近衛大將。右馬寮御監。終至太政大臣。准三官。初久我氏爲源氏長者。充淳和并學兩院別當。至義滿時。乃屬之於足利氏。終足利氏之世。其官爵叙任。例槩如此。而至太政大臣者。止於義滿。義滿之薨。詔贈太上天皇號。義持惶惧。

辭不受。明主謚義滿曰恭獻王。義持受之。明年六月。滿兼卒。初。氏滿至。從三位左兵衛督。而滿兼以從四位下左兵衛佐終。遂以爲例。滿兼一子持氏。持仲。持氏爲嗣。先是。宇都宮氏廣作亂。斯波持詮爲陸奥探題。擊斬之。獻首鎌倉。滿兼賜持詮以氏廣邑。以賞之。伊達政宗作亂。滿兼遣執事上杉氏憲。擊平之。十八年。飛彈國司藤原尹綱兵起。義持遣京極高數。擊平之。十九年。帝讓位於皇太子。是爲稱光帝。諸南朝遺臣請立後龜山。後如約。足利

氏議立南朝皇胤者。非我家之志也。終不聽其請。於是諸國兵起。二十年。伊達氏。懸田氏。起於陸奥。持氏令畠山國詮攻之。二十一年。北畠氏。關氏。起於伊勢。義持令土岐賴益攻之。明年皆平。當此之時。關東兵力倍於京師。而天子廢立。公卿易置。則京師專之。威權無比。世俗呼曰公方。初。義滿定幕府官政。武衛。細川。畠山氏。更爲管領。謂之三管。山名。一色。京極。赤松氏。更爲侍所。別當。謂之四職。武衛。卽斯波氏。京極。卽佐佐木氏也。武田。小笠原氏。

更司弓馬禮式。吉良。今川。澁川氏。更爲武者頭。伊勢氏爲奏者。謂之七頭。關東亦擬之。自稱曰公方。故上杉憲房之後。世居鎌倉山內。憲房兄重顯。其後。世居扇谷。稱兩上杉。更爲管領。而故氏滿弟滿直。管陸奥出羽。號曰三管。千葉。小山。長沼。結城。佐竹。小田。那須。宇都官。八族曰八館。當持氏之時。上杉氏憲執事。持氏與之有隙。氏憲辭職。以上杉憲基代之。憲基。憲定子。憲房玄孫也。氏憲重顯玄孫也。持氏叔父曰滿隆。頗有聲望。養姪滿仲爲子。氏

憲說滿隆曰。公方耽溺酒色。不可紆師。而憲基爲政。又有偏私。匡邪靖難。非君而誰。君若舉事。臣請輔之。乃矯義持教令。密招將士。將士競附。二十三年。十二月。氏憲將兵奉滿隆。滿仲。以圍持氏。持氏大驚。遽騎馬而走。入憲基佐介第。憲基令族氏定拒之。衆寡不敵。持氏夜出西走。從士多爲追兵所殺。至藤澤道場。氏定自刃。憲基奔越後。諸敗軍聞持氏在伊豆國清寺。皆來集焉。狩野介某黨於氏憲。來攻破之。持氏走駿河。依今川範忠。告急於京。

師。京師方流言。大納言義嗣以不得立。竊懷歛望。與氏憲通謀。欲伐義持。義持迫義嗣。使削髮。幽之于相國寺。下教關東將士。令救持氏。憲基起兵。越後。江戶氏。豐島氏。二階堂氏。並起兵。武藏。以討氏憲。氏憲遣兵攻之。敗歸。氏憲婿岩松持國起兵。上野。以應氏憲。二十四年正月。氏憲與持國夾攻武藏。勝而平之。既而持國驕恣。將士離心。氏憲終敗歸。而附持氏者日衆。持氏乃以今川氏。大森氏。葛山氏兵。攻鎌倉。復之。滿隆。滿仲。氏憲。及氏憲宰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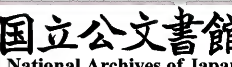
尾氏春等。皆自殺于雪下僧舍。持國聚殘兵。與持氏將舞木宮內戰。兵敗被擒。明年。義嗣暴卒。二十九年。佐竹某叛持氏。持氏與戰于比企谷。斬之。小栗滿重。宇都宮持綱。又叛據結城。持氏令上杉氏小山氏擊之。明年。持氏自將攻結城。拔之。斬滿重。持綱。京師援軍至駿河。聞事平而歸。持氏凱旋。至武藏府。聞義持庇故氏憲孤子某也。怨之。有畔心。欲移兵西上。三十一年三月。義持遣僧服西堂至武藏。諭持氏弭兵。持氏不聽。西堂往來辨說。請義

持。持氏約爲父子。至九月。和成。持氏乃歸鎌倉。義持性媮惰。時會京畿無事。以游宴爲事。使三管四職。更治具招請。先是一歲。讓軍職於長子義量。而自削髮稱道詮。三十二年。義量卒。義持再聽政。寵赤松持貞。持貞。貞範孫也。初貞範弟則祐以功領播磨備前美作。以傳於子義則。三十四年。義則卒。四子則友。滿祐。祐之。義雅。則友夭。滿祐爲嗣。襲領三州。義持欲削其所領。予之持貞。滿祐怒。自焚其第。奔歸播磨。義持遣細川持元。山名滿熙。往擊之。

諸將多與滿祐連姻。不欲往。十月。連署訴持貞凶狀。義持不得已。令持貞自裁。而赦滿祐。歸京師。義持疾作。正長元年。正月薨。至內大臣右近衛大將從一位。初。義持有六弟。懲義嗣之禍。皆以爲僧。及義持疾篤。無嗣子。幕議或欲擇其一人爲嗣。或屬意於持氏。持氏亦冀立。管領畠山滿家建議。不若質之神也。自赴石清水祠。鬮之。得義圓。義圓者。義持第三弟。爲青蓮院僧正。於是蓄髮。及義持薨。入室町爲喪主。三月。叙爵。以其髮猶短。裹頭以見諸

將更名義宣。後更義教。七月。稱光帝崩。義教迎崇光帝曾孫於伏見立之。初。崇光南遷。後光嚴以太弟即位。崇光還居伏見。欲立其子榮仁。囑之於細川賴之。賴之不奉詔。立後圓融。以至於帝。伏見氏日微。上皇憫之。下宣以榮仁子貞成爲無品親王。中外皆稱。有如官車晏駕。親王必立也。帝聞之弗釋。貞成削髮以示意焉。貞成子曰彥仁。及帝有疾。上皇與義教決議。令管領滿家迎彥仁立之。是爲後花園帝。後龜山皇子冀立而不得。怒奔伊勢。明

年。北畠氏越智氏並起兵。義教令土岐持數攻北畠氏。破之。以皇子歸。寘之嵯峨。今畠山持國攻越智氏於高鳥城。未能下。是歲。改元永亨。朝議謂正長之號。於王室將家皆爲凶也。而持氏慍不得爲將軍。猶私用正長。曰。吾何屈於還俗將軍乎。義教亦自知天下多不服己者。銳意爲政。待諸將不假辭色。軍國之事。多所釐革。二年。徙鎮西豪傑以充京師。又欲圖東南。三年。遊伊勢及紀伊。四年。遊駿河。館今川範政。宣言觀岳。是時。越智氏猶據高鳥



城固不拔者數歲。義教益遣兵攻之。義教學武技。從小笠原政康受射。八年。政康與村上賴清鬪于信濃。賴清輒敗。乞援於鎌倉。持氏欲援之。憲基子憲實爲執事。諫曰。彼非我管國也。何關我事哉。且我援賴清。則將軍必援政康。是以兄弟之邦。開天下之爭也。持氏憚憲實權力。勉從之。上杉憲直一色直兼有寵於持氏。因間憲實。明年四月。持氏令憲直直兼託援賴清。徵兵於武藏。欲誅憲實。府下騷擾。兵士大集於山内。持氏惧。自往山内。面諭

憲實。歸罪於憲直。逐之。憲直逃入藤澤寺。事輒釋。十年。持氏冠其子賢王。欲行禮于鶴岡祠。如遠祖義家故事。憲實又爭曰。冠于室町。受將軍偏諱。禮也。自先公至公。三世以爲恒焉。今君乃變之。不可。持氏曰。還俗將軍何足以冠吾子哉。冠吾子者。非今上。則伏見龜山二王而已。遂冠祠前。命名義久。諸將皆入賀之。獨憲實稱病不入賀。持氏怒。欲發兵攻憲實。憲實乃奔上野。據平井城。明日。持氏即遣一色時永將兵往討憲實。遂留三浦時高輔義。

久守鎌倉。而自將出陣武藏府。憲實告急於義教。義教奏請討持氏。一行詔副以教書使故上杉氏。憲二子持房。教朝齎之。以徇東北三道。東海東山。兵從持房。自箱根進。北陸兵從教朝。直赴平井。合於憲實而南下。陣于分倍。持氏分兵拒之。九月。持房等與持氏兵戰于箱根。不利。又戰于早川。尻破之。進逼鎌倉。十月。三浦時高叛持氏。攻義久。義久與祖叔父滿貞。走匿扇谷。梁田某。名塚某。力戰死之。其他將士皆率歸憲實。持氏窮蹙。十一月。持氏

遂削髮乞降。憲實使長尾芳傳徙持氏于永安寺。置兵監守。迫憲直。直兼使自殺。盡殺其從士。自與關東將士連署。請義教宥持氏死。使者十餘反。義教竟弗聽。十一年。正月。憲實以義教令。遣兵令諸軍圍永安寺。持氏縱火寺塔。與其妻俱自殺。義久滿貞皆死。持氏少子二人。曰春王。安王。皆髻齒。爲乳母長尾氏所挈。遁走日光山。義教遣使鎌倉。勞諸將。以憲實管領東國。憲實恐負殺君之名也。自往永安寺。伏謝于持氏影前。抽刀將自殺。爲從者

所止不果。乃削髮退居國清寺。使弟清方與教朝同行管領事。四索持氏餘黨。十二年正月。春王安王潛遣使諭結城氏朝曰。請假子之力擊上杉氏。以復父仇。氏朝謂其將士曰。吾被佐公恩眷。而不能救其死。今兩郎君託我以大事。是武人之榮也。吾其可不出力生死以之。乃令其子光久迎致二狐。因大聚宗族。修結城古河二城。分兵守之。持氏遺臣一色野田大井吉見諸族並起應之。事聞京師。義教授旗於持房。赴鎌倉。再發東國兵以助清

方。七月。清方將諸軍圍結城。氏朝力拒。數破上杉氏軍。義教益發兵。又起憲實視師。憲實辭不聽。憲實乃率東北三道兵攻氏朝。氏朝勉勵士卒。嬰城固守。憲實等不能拔也。當是時。越智氏城已陷。而北畠氏復起兵。義教使人就講和焉。曰。吾定關東。然後剪滅之。義教季弟爲僧。曰義昭。後龜山皇子在嵯峨大覺寺者。義昭與之親善。於是義昭說皇子曰。東西兵亂。皇子欲復舊業。是時爲可。北畠氏雖旣和。聞皇子起。必復起兵。土岐一色等皆怨將

軍其來附必矣。又密使人約菊池。大村諸族起兵。遙爲聲援。菊池答曰。結城不下二歲者。天下必動。搖可以乘而起也。義昭乃閉門蓄髮。義教恠其久不出。廉問知實。乃遣兵且捕之。義昭逃亡。不知所之。乃圖其形。索諸國。購以千金。嘉吉元年。三月。義教詣伊勢神祠。疑北畠氏匿義昭。親訶察之也。四月。結城古河皆陷。氏朝父子戰死。城兵悉死之。以脫二狐。二狐逃走。爲上杉氏兵所獲。獨持氏季子永壽王走信濃。氏朝季子成朝走常陸。上杉氏兵

檻二狐而西。五月。薩摩人亦獲義昭首而東。先至京師。首壞敗不可辨。義教名義昭所昵童子視之。童子曰。果僧正。則其二齒缺矣。驗之果然。義教大喜。乃遣使者迎二狐。戮于塗。遇之垂水。護將長尾某乃入道傍佛寺。進浴。二狐亦知其意。正坐受刃。春王年十三。安王年十一。首至京師。義教名其乳母。問持氏子猶在乎。乳母不答。嚙舌而死。初。尊氏與直義謀曰。義詮不武。難以寄重任。宜令基氏領關東。以鎮護之。乃立基氏輔義詮曰。子子孫

孫相輔勿相背也。然義滿、義持皆有滅鎌倉之志。至義教乃能成之云。基氏之家既敗而義詮之家亦自是亂矣。義教爲人猜暴。以盛氣馭下。既滅關東。意益驕。自謂爲父祖所不能爲。天下無復足畏者。先是義教襲職而三歲。侍女三人有罪賜死。赤松滿祐女與焉。或曰滿祐怨望有異心。義教聞而囚之。滿祐逃奔播磨。遣兵攻之。滿祐力窮。削髮出降。宥之。其七歲遣一色義貫土岐持賴攻越智氏。義教嬖姬小辨者。其家與一色氏有怨。因讒義貫

通欵越智氏。義教卽命武田信榮就軍中誅義貫。夷其族。又疑持賴命細川持常殺之。諸將士人人自危。而滿祐最疑懼。滿祐之與持貞爭也。及持貞死。遂并其邑。持貞兄子貞村幼喪。父邑除。義教見其美姿容。收爲近侍。甚寵之。曰。家兄庇其庶。吾則庇其嫡。自有別也。因疎斥滿祐。滿祐形貌矮陋。義教戲呼之曰。三尺入道。滿祐嘗侍宴醉舞。謠曰。軀短勿侮。三國之主。義教愈憎之。義教畜猴。每滿祐入。輒使人放猴爬其面。滿祐拔刀斬之。心深怨義

教而不形顏色。時幕府多恠。有狐夜鳴屋上。宿直者。或闕空室中。見有偶人數十。爲鶉飼。鶉飼者。散樂曲名也。忽而不見。義教略不加意。貞村已壯。寵之不衰。遂欲割滿祐邑予之。將就其第諭意。從容謂滿祐曰。聞汝園之見乳矣。可一觀否。滿祐佯喜。請期。期六月廿四日。滿祐從子曰教祐。爲幕府近臣。微聞削邑之議。以告滿祐。滿祐大恚。於是召長子教康。家臣渥美等。議曰。吾宗積功於將家。將家遇我。亾狀非一。我伏受其制。何所底止乎。吾欲先

發行大事。汝等爲我努力。教康等贊之。乃伏甲三百於第中。而請義教。義教即往。置隨兵于門外。獨與朝貴諸將入。置酒高會。觀散樂。樂至鶉飼。時已薄暮。第中有呼曰。廐馬逸矣。因急關門。門關而甲發。義教將起。教康教祐耦進。執其左右手。伏之曰。今日之事。公自取之。渥美自屏後出。揮刀斫其首。一坐拔刀起。起者輒見殺。相殺者又數十人。斯波義廉。大內持世。被創越垣而逃。隨兵皆潰。滿祐既弒。義教欲待府兵來討。戰死。而諸將士悉聚幕府。

惶惑不知所出。旦日滿祐乃以三百騎出京師。至攝津中島邑。葬義教首于崇禪寺。而西歸播磨。據白旗城。自是幕府以鴉飼爲凶。不列樂府也。義教官至左大臣右近衛大將從一位。薨年四十八。七月。持世創劇卒。八月。畠山持國滿家子也。與管領細川持之等議。立義教子義勝爲嗣。甫八歲。天子詔義勝討滿祐。乃遣細川持常。赤松貞村。武田信貫。自播磨。山名持豐。山名教之。山名教清。自美作。兵凡五萬人。滿祐聞貞村來。大喜曰。豎子來。吾所

願也。乃遣兵逆擊于蟹坂。大敗之。持常與滿祐有姻。自以一軍居前。故逗撓不進。九月。持豐進至法華山。山太險。滿祐兵扼守其隘。懸巨材而竅。持豐患之。夜使士兵數千人。持一炬。上其傍山。滿祐兵謂我冒嶮而入也。走而拒之。守隘之兵減。持豐則收牛數百頭。縛藁爲人。跨牛背。驅赴敵軍。精兵數百。鼓躁從之。曉自隘口進。滿祐兵以藁人爲敵。悉發其懸材。牛死而兵入。滿祐兵驚潰。持豐進入播磨。連陷諸砦。先衆至白旗城。城兵逃。降略盡。滿祐

日本外史 卷之八 賴氏正統
與渥美等皆自殺。乃以三國分賜持豐等。持豐時
熙孫也。教康走北畠氏。不內而死。教祐走小貳嘉
賴。嘉賴內之。大內教世持盛孫也。奉命擊破之。嘉
賴教祐並走對馬。乃賞賜嘉賴邑於教世。自明德
應永二役。山名大內氏皆微。至是復興。三年。義勝
卒。義勝幼喜騎馬。卒墮馬死。官止於四位左中將。
義勝母卽小辨。讒殺一色義貫者。世稱義貫爲祟。
云。畠山持國爲管領。議立義勝同母弟義成。甫八
歲。後改名義政。文安二年。關東將士相與共請立

故持氏子永壽爲鎌倉主。以故憲實子龍禪執事。
永壽初走信濃。依母黨大井持光。上杉氏不之知
也。憲實旣削髮。又與攻結城。心甚愧之。及結城陷。
則以其二子爲僧。携而西奔。以自晦匿。猶有一子。
在伊豆。是爲龍禪。自持氏亡。關東不靖。長尾昌賢
建議。欲立持氏胤子。以慰藉衆心。乃索獲永壽。請
之京師。京師議許之。賜永壽名成氏。賜龍禪名憲
忠。旣而結城成朝來自陸奥。仕成氏。成氏與之謀。
欲修怨於上杉氏。寶德二年。謀泄。成氏走江島。憲

日本外史 卷之八
忠追戰于海濱。將士和解之。奉成氏歸鎌倉。事纔得釋。而京師比年多虞。南國兵乘隙並起。赤松教祐在朝鮮。聞亂而還。欲復其家。發覺被誅。初赤松氏亾。畠山持國謂功臣之後。不當絕也。欲令故滿則子則重奉祀。曰。滿則死明德之役。而則重不與嘉吉之逆。是宜立也。赤松氏遺臣。因擁則重。起播磨。山名持豐聞之。曰。吾樹功受封。賊黨敢欲奪之。乃將兵發。但馬擊殺則重。持國不平。持國父子擁立三將軍。官至從三位。頗驕恣。其朝政府。或乘箴

輿。從騎士。其下亦多犯法者。藤原兼良。藤原房嗣。皆冀關白。交賂於持國。其威權如此。而持豐與之抗衡。持豐削髮。曰宗全。以女妻細川勝元。勝元。滿元孫也。勝元自父持元。伯父持之。與畠山氏更爲管領。以故深結持豐。以傾持國。持國無子。養姪政長爲嫡嗣。任尾張守。已而生男義就。爲右衛門佐。持國愛之。欲廢政長。其家長游佐某。數擊南兵有功。持國因命游佐輔義就。游佐同僚神保某。嫉游佐權勢。欲立政長而排游佐。乃教政長。自託於持

豐勝元享德三年四月持國請義政立義就欲誅
政長政長走匿於勝元家使神保等依持豐八月
畠山氏將士率屬政長京師大騷幕府名諸將自
衛獨持豐勝元不往其夜有人縱火於持國第持
國奔入伯父滿則第義就奔依山名教之教之不
內則入游佐家游佐家又火終奔河內持國遂匿
建仁寺於是勝元携政長入謁幕府白義政曰近
日之事臣僕礪谷所爲也九月誅礪谷以謝而政
長竟得立焉遣兵擁持國而歸踰歲持國卒義政

聞焚持國第者持豐所爲也十一月名諸將命誅
持豐勝元俄拔其衆赴東山舉族從之幕府兵寡
勝元乃爲請赦持豐持豐又謝獻誓書事輒釋乃
罷持豐之國細川成之乘間請錄赤松氏之裔義
政許之成之持常子也康正元年夏名赤松教祐
弟則尚賜之播磨持豐怒逆擊則尚殺之因怒曰
則尚之立勝元何不沮止之乃欲使之割又婦翁
腹耶勝元無子養持豐子爲嗣已而生子則廢之
持豐因是恨勝元也無幾何持豐被赦歸京師勢

威益熾。持豐長身赫面。人呼曰赫入道。時赤松氏遺臣所在伏匿。憚持豐不敢有爲。有石見者焉。仕內大臣藤原實量。常思復赤松氏。從容語實量以其志。曰。細川氏山名氏內有釁隙。臣以爲以此時附細川氏。則志或成矣。因出示尊氏與則村書。實量視書嘆曰。其祖爲將軍之父。其孫爲將軍之仇。仇讎之責。汝何以償。石見曰。今將軍立之歲。南人犯闕奪璽。璽今在吉野。臣請往收復之。乃令齎僚中村某等往吉野。佯仕南朝皇子。長祿元年。中村

終得殺南朝皇子。取璽還獻。義政議賞其功。勝元贊之。賜邑於赤松政則。政則父性存。義雅子也。於滿祐爲姪。嘉吉之變。猶幼。依建仁寺僧龍澤而免。後生政則。甫五歲。於是賜加賀之半。持豐怒。使刺客刺殺石見。當是時。三管領細川氏獨盛。四職山名氏獨盛。而伊勢氏權勢甲於七頭。先是斯波義將。義重。義淳。義繼。父子相襲。亨德中。義繼夭。無子。以族義敏爲嗣。義敏者。義將弟。義種之曾孫也。斯波氏家有三老。曰。甲斐。織田。朝倉。三老常不喜義

敏相共竊罵之曰。新主人何無禮於舊家臣也。因伊勢貞親請廢之。貞親娶甲斐氏。則右之。為請義政。義政欲兩和解之。三老不肯。乃諭義敏。讓其子松王而自退。三年。義敏致仕。貞親乃請立義廉。許之。義廉者。義種孫也。義敏失望。走依大內教弘。伊勢氏世掌出納。甚有權。而至義政時尤甚。義政妻曰富子。藤原重政女也。有寵。所言莫不聽從。內謁公行。號令牴牾。而伊勢氏專權於中間。義政獨事游宴而已。義政喜奢侈。高倉第障子一間直二萬

錢。其他稱之。以故征賦什倍前代。前代借畿內富商之金。率一歲不過數次。至義政時。則一月或八九次。故事。每將府有大儀。課諸將助其費。率十歲一舉。義政五歲九舉。天下凋弊。近江士人熊谷某好學。密上書幕府。極諫義政。義政怒曰。其言則然。而非其人矣。命貞親奪熊谷邑。逐之。先是。畠山政長。義就相。闕河內。義政兩赦之。入京師。寬正元年。九月。義政命貞親逐義就。義就曰。吾顧無罪。將軍豈信讒乎。乃奔河內。義政令政長攻之。陷若江城。

日本外史 卷之八
細川勝元請援政長。三年。勝元令族成之爲假管領。將二十餘州兵赴援。義就以數百人據岳山金胎寺二城。擊卻京軍。而金胎寺竟陷。四年。三月。京軍圍岳山。山名是豐。以備後兵先登。與義就戰。七勝七敗。城兵疲而卻。是豐曰。我宗全子也。不拔城不己。城兵不敢出。義就揮刀身先士卒。是豐曰。義就勇士。真吾敵也。戰至日暮。乃交解。四年。岳山陷。義就欲自殺。湯淺二郎代死。義就脫走入高野。政長攻之。又走吉野。政長凱旋。是豐歸。語父以義就

勇。持豐心竒之。五年。皇太子受禪。是爲後土御門帝。義政亦倦政。欲辭職。而歲三十未有子也。弟義尋削髮爲淨土寺門主。義政欲讓職於義尋。義尋固辭曰。近日人情反覆可畏。義政使人言曰。子豈有所顧慮邪。吾如他日舉男。就襁褓。卽爲僧耳。必不子廢也。子第速來代我。義尋乃蓄髮。徙今出川第。更名義視。將士赴謁。勝元執事焉。已而義政殊無讓職之意。六年。十一月。富子生男。義尙。內外慶賀。富子不忍以爲僧也。日夜啼泣。願立爲嗣。欲得

一強援。念諸將有威力者。曰。無若楮入道者。密作書囑持豐曰。吾欲立孺子。而義視業已爲嗣。勝元輔之。不可撼也。願公爲吾圖之。持豐素恨勝元。欲立義尚而已。執事焉也。乃許諾之。因請赦義就入京師。以援己。持豐又以女許嫁斯波義廉。時義敏在周防。其妹爲伊勢貞親妾。有寵。其子松王爲僧。貞菴弟子。於是妾與貞菴。日請復義敏。貞親遂以教旨召義敏入京師。禁義廉朝從。收其第宅。義廉走告之。持豐持豐大怒。欲自往其第。以拒公使家。

臣垣屋大田垣等。交諫曰。以私姻背公命。其若之何。君盍以其適武衛者。轉適公方乎。是轉禍爲福也。君不聽。臣等當薙髮染衣。住高野粉川而已。不忍視君及禍也。持豐笑曰。吾加箭於奴輩。何不可之有。赤松滿祐之弒。普光公也。細川六角。武田諸人。往者如雲。大敗於蟹坂。路阻不進。然而自但馬口入。一戰梟逆賊首。以報將軍仇者。誰乎。然未幾何。召賊餘孽。奪我功。田予之。吾聞父讐不與共戴天。田夫野人。猶知此義。今不疾父讐。而疾報。

雙者欲奪此以予彼。如此公方真可賴也。饒令吾背公命。而若輩謹慎以納媚焉。何必高野粉川之。因拂衣而入。大聲罵曰。大姓有可罰者。當告管領。諮諸將以決其議。貞親一豎子。敢進退三職。欲使武衛之家亦踵畠山氏之禍。禍敗之至。真不可測。今日在彼。明日在我。我必往與義廉共生死耳。於是山名氏家臣咸決意修兵。京師訛言。今出川氏亦石義廉。義視懼。乃走入勝元第。有人告貞親曰。細川山名奉命來討。四月。貞親東奔伊勢。義敏

北奔越前。諸將連署請誅貞親。曰。貞親不伏誅。則群臣不復能朝從。義政不得已聽之。使人諭解義視。於是持豐復請赦義就。義政許之。持豐喜。使使報義就。義就在熊野。得報即發。九月入河內。政長部將守若江城。怖弃城走。義就盡定河內。十一月入京師。謁幕府。徑詣謝持豐。極歡而出。或夜書義就門曰。右衛門佐拜戴二物。御所之盃。山名之足。義就謂勝元政長之黨所爲也。明年改元應仁。故事每歲首管領以下更饗將軍。是時政長爲管領。

正月二日。政長治具請義政。義政不往。政長驚曰。吾勤仕異等。饒使不蒙褒賞。何遽至被疎斥。益宗全。義就讒言所致也。義就聞之。大喜曰。彼已為將軍所疎斥。當往驅逐之。政長家宰神保長誠請政長。修守備。十五日。持豐饗義政畢。聚義就。義廉等諸將。圍幕府。而請曰。義就既被赦。當移住本第。而勝元右政長。以梗公命。請詰問之。義政乃遣使問勝元。勝元曰。臣將自往答矣。使者還報。幕府戒嚴。兵聚細川氏者。可一萬。義就等亦聚兵於幕府。義

政出令曰。政長。義就獨身決戰。諸將毋得援。持豐怒曰。三日請之。一朝失之。如何。義就曰。獨身決戰。吾所願已。旦日僕當以手兵赴攻。諸君傍觀勝敗。何如。於是諸將皆奉令。勝元弗肯。義政令細川教春往諭勝元曰。不奉令者。叛也。勝元歎息久之。乃答曰。賴春死國難。賴之輔幼主。以至於臣六七世。未嘗倍叛也。今寧背友誼。不忍被叛名。當謹奉令耳。長誠聞之。謂政長曰。右京大夫已不援我。我孤立矣。義就自幕府來。諸將豈無潛援之者。本第平

夷不可拒守。爲今計者。宜據上御靈林。南負相國寺。西依大夫第。戰卽不利。大夫豈坐視乎。且大夫家老安富元綱與臣親善。卽使大夫不援。而元綱必來也。政長然之。乃燒其第。以六千人出。從士以爲奔也。行道亾。比至御靈林。裁二千人而已。義就曰。兵利在乘勝。是不可失矣。十八日。侵晨赴之。時方雪。兵凍不輒前。政長兵亂射。斃數百人。而義廉等潛來助義就。政長苦戰。細川氏闔門不敢出援。長誠使人言元綱曰。自旦戰至暮。我兵疲矣。不敢

望援兵。特請惠一尊酒。將與主公訣飲。自裁。元綱不答。政長夜縱火祠宇。穿林而逃。義就入觀宇。下有三尸。曰。尾張守死矣。乃凱旋。持豐大喜。散遣其兵。世嗤勝元不援政長也。謠曰。細川宜改洲股川。害尾張者。是此川。勝元愧之。閉門不出。叔父持賢數激怒之。時勝元第在東。持豐第在西。以夾室町府。義視往來二人間。和解之。勝元陽伏從之。持豐意益驕。不復設備。勝元窺之。潛發兵諸國。勝元自發其所管攝津丹後土佐讚岐之兵。族政之以何

波參河。師春以備中。元春以和泉。政春以淡路。斯波義敏以越中。畠山政長以紀伊河內。京極持清以隱岐。出雲飛彈近江。赤松政則以播磨備前美作。武田國信以安藝若狹。並屬勝元。兵凡十六萬餘人。議曰。幕府門前有一色。義直第與西陣相接。而爲之守。我今遣一將。陣實相院。以隔絕之。則義直必怖而走。我可以取幕府也。五月二十四日。遣武田國信等陣焉。義直果走。勝元乃入幕府。請將軍牙旗。樹之四足門。又迎義視。置府中。令將士屯

諸街巷。以討持豐。持豐聞之曰。悔爲豎子所先。於是亦發兵。持豐自發其所管但馬播磨因幡之兵。族教幸以伯耆備前。教清以美作石見。斯波義廉以越前尾張遠江。畠山義就以大和河內紀伊。畠山義純以能登。六角高賴以近江。一色義直以丹波伊勢土佐。土岐成賴以美濃。並屬持豐。兵凡十一萬餘人。山名是豐與勝元約爲父子。以故獨屬東陣。西陣遣垣屋。攻實相院。遣大田垣守東面前壘。京師人民負擔奔竄。後二日。細川氏兵攻前壘。

發火箭燒而走之。持豐遣義廉教幸。攻師春大官第。師春乞援於勝元。勝元乃遣持清將萬人過辰橋。未陣。義廉將鹿草朝倉等呼譟薄之。持清兵卻。遂大奔。爭橋而墜者數千人。政則曰。備中守孤軍嬰壁。不援之者非士也。勒三百騎自猪熊巷赴援。擊走義廉兵。拔師春入政之村雲第。山名氏兵躡之。縱火第外。戰烟焰中。如此者。兩晝夜。伏尸填塞街衢。六月。東西陣交解而退。東陣據相國寺。西陣據武衛氏。相持未戰。西陣兵漸加大。內政弘素黨

西陣與河野氏合兵三萬來援。東陣遣政則拒之於攝津。遣政國國信攻武衛壘。欲及政弘未至。拔之。迭攻二十日。未能拔。而政弘已至。擊政則。政則走至五條。不得入。乃東走岩倉山。西陣望見其炬火。遣兵三道要擊。皆敗卻。政則經神樂岡。自御靈口入東陣。東陣流言。將軍近臣有通款西陣者。常泄密謀。所以取敗。八月。勝元與家臣議。以甲六千扼守諸門。使教春請逐番衆十二人。義政聽之。近臣皆怒曰。上意所注在西。西勝則笑。東勝則矚。何

日本外史 卷之六
獨吾儕。吾儕選於衆中。特受放逐之命。亦足以死矣。爭結束將鬪。當是時。勝元迎上皇天皇于幕府。政長特叙三位。護輿至門。門中喧騷。輿止門外者。自午至亥。藤原公春。吉良義信。以義政旨諭近臣。近臣乃出奔西陣。而輿乃入。蓋勝元計義政如不右已。則挾天子以戰也。持豐亦計攘下京之敵。以出敵東面。取三寶院相國寺。以塞御靈口也。九月。令義就。政弘。成賴。高賴。義直。赴攻。五將臨發。誓持豐曰。此行不取相國寺者。無復生還。乃各將萬人。

攻三寶院。武田國信弟基綱。與其父信賢。以二千人守之。力拒終日。兵皆散亾。基綱獨開院門偏扉。以身當敵。敵不敢逼。畠山氏驍卒野老源三有聲。力挺進搏之。基綱叱曰。試受吾刀。乃擊其胄。刀折。基綱大號奔逸。莫敢遏者。源三頭碎死。西陣兵既取三寶院。進攻淨華院。逐守將京極持清。焚近衛鷹司以下。三十七第。遂向相國寺。勝元令安富元綱等三千騎守相國寺。別出兵於一條。而寺僧陰通款於西陣。舉火爲應。扞一條者。駭顧引還。西陣

五將追至寺門。元綱兄弟以手兵拒總門。與政弘成賴。確鬪七合。殺傷大當。自晨至昏。西陣兵終不能入。已而東門失守。西陣兵全入。元綱兄弟咄嗟馳之。箭洞胸死。政弘成賴既取相國寺。收所獲首級。載之以車八輛。以送致西陣。因屯相國寺址。政之來。謂勝元曰。敵屯相國寺。我猶釜中魚也。急遣一將擊走之。勝元曰。吾亦思此。而諸將士各有所守。與敵相拒。不可拔足。誰赴援者。秋庭某進曰。畠山公。其人也。勝元曰。然。召政長。語之故。曰。事急矣。

煩公一行。果勝。則當今忠勳。誰出公右者。政長對曰。僕雖無似。辱受此命。不敢不往。顧御靈林之役。多亾士卒。在者僅二千而已。若之何。勝元有慙色。政之乃令其部將東勝某援政長。政長於是出四足門。觀者相語曰。以此寡兵。恐不能克。政長據鞍而言曰。諸君勿憂。政長往焉。雖有百萬敵。保能破之。即得克乎。今日之事。僕專任其功。諸君幸證之。乃進望敵陣。指問其候騎曰。彼山門前者爲誰。曰。成賴。山門後者誰。曰。義直。其南者誰。曰。衛門。佐氏。

日本外史 卷之八
神保長誠說政長曰。敵兵衆盛如彼。君厚集其兵。合力衝突之。彼必縱兵圍我。我可以破其一面也。政長從之。乃蒙楯而前。比薄敵。乃捨楯直衝門前。陣大潰。卻入門後。門後兵沓蹙。不能揮鎗。義就謂其將甲斐莊某曰。彼其尾張守也。我前軍鎗鋒不整。必敗。亟勒隊。吾將代進。言未畢。門後兵大敗。奔壓義就軍。軍不得戰而退。東陣復取相國寺。政長名震兩陣間。於是兩陣皆戰疲交綏。以相國寺爲界。高壘浚塹。爲持久計。當是時。伊勢貞親在鈴

鹿關。聞京師亂。乃歸依勝元。勝元以其不善持豐。欲置爲己黨。爲請復其舊職。以伺察府中應敵者。義視素惡貞親。恐其離間兄弟。意不自安。竊謀逃奔。遂間行至北畠教親營。與俱奔伊勢。二年四月。義政以書招還之。義視狐疑不應。勝元。政長。政則等連署請之。乃還。九月。入幕府。會有蜚語。勝元謀廢立。義政疑懼。勝元聞之。乃陰計走義視於西陣。十一月。令武田信賢擁義視。冒雨上叡山。持豐聞之。喜遣兵迎之。奉于武衛氏。時義視爲正二位權

日本列傳 卷之六 賴朝正統
大納言。十二月。詔削其官爵。大納言藤原教忠等
七人。留在禁內。遂奔西陣。亦削其籍。勝元復爲管
領。政則爲侍所司。政則家老浦上某爲所司代。自
是。兩陣如將軍兄弟爭者。文明元年。三月。勝元遣
部下兵。夜縱火西陣。入至持豐營。持豐提薙刀出。
親戰庭中。從兵四集。殺安富某等十餘人。餘兵走
歸。四月。義政分予丹後于信賢。政國二人。遣吏入
國。山名氏吏拒戰。迭有勝敗。五月。多賀高志率近
江兵。入援東陣。聞西陣黨六角龜壽起近江。則引

還。勝元乃令國信城北白河。屬之叡山。以通近江
商賈。又令是豐城天王山。塞西陣糧道。持豐令義
就屯勝龍寺拒之。又令政弘城狛野。以其家臣二
尾某留守焉。二尾叛。應東陣。會少貳嘉賴子教賴
歸。自對馬。謀復其國。西陞大亂。政弘走歸周防。西
陣失勢。赤松氏將中村某。亦略播磨。備前。美作。盡
復其國。二年。十二月。上皇崩于幕府。三年。正月。葬
上皇。葬儀不備。義政徒步奉送。四年。勝元以將軍
旨。說畠山義紗。義紗降。義政賜之越中能登。以通

北國糧道。西陣益失勢。逃降相屬。五年三月。持豐病卒。西陣猶不解去。勝元欲乘喪擊之。五月。勝元亦病卒。子政元嗣。勝元與持豐構難。未決。勝敗而死。然政權終歸細川氏。

日本外史卷之八終

